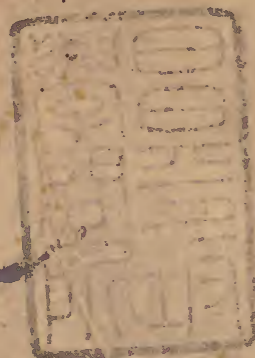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

二百八十八之九十四



外戚 寵倖 近習 封禪

漢書門	二二六一號	一〇〇冊	六〇架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六一號	一〇〇冊	六〇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61
冊數	60 (52)
函號	287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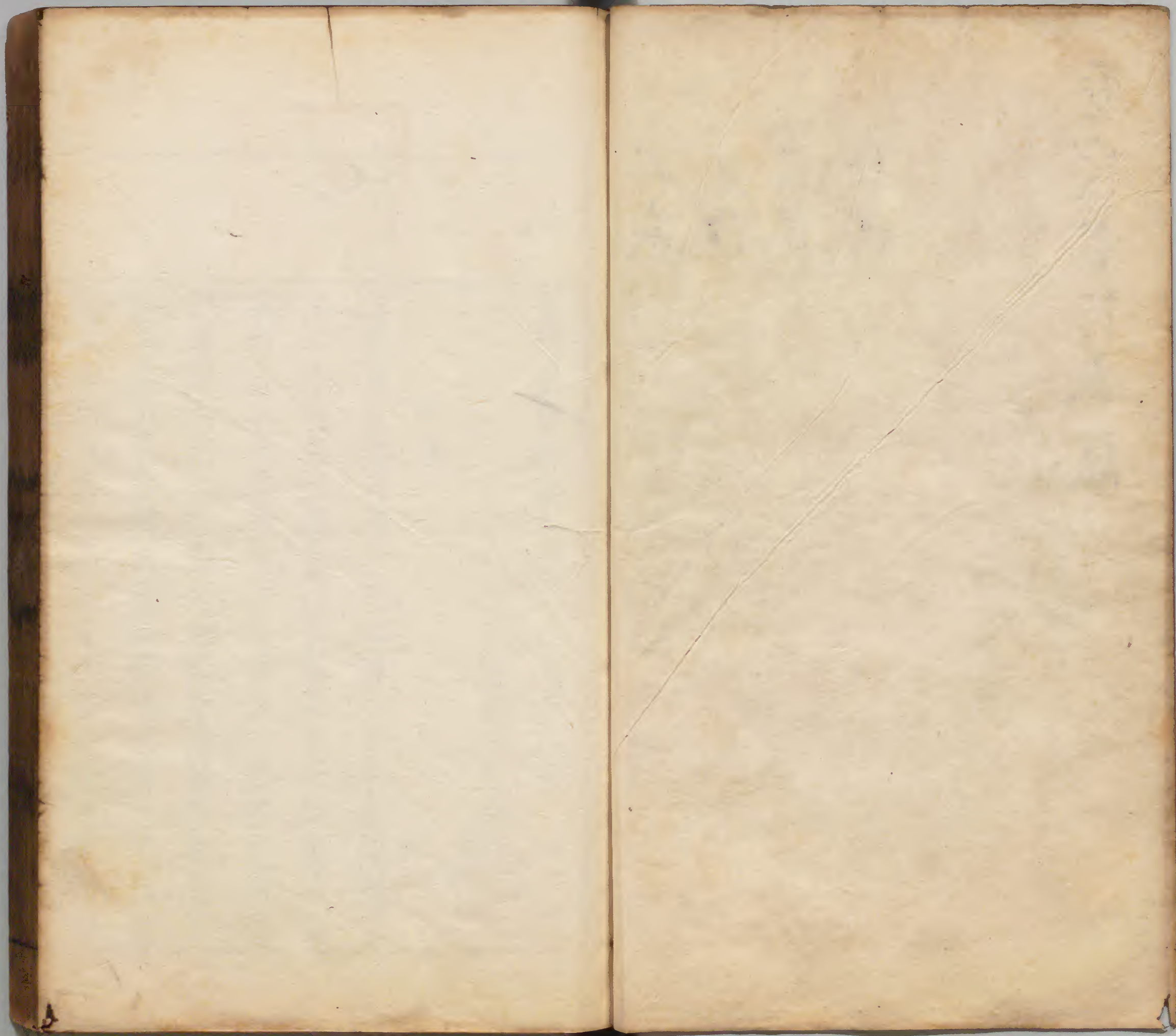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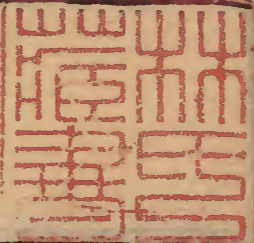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八

吳郡張

溥刪正

外戚

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



王陵論王呂氏非約

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惠帝元年，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噀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

張敞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

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宣帝即位，霍光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

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齷○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

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福上書曰。臣聞

徐福請節制
霍氏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列土出爵之費。臣無

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魏相請損霍氏之權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

劉向請罷王氏諸侯就第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成帝時王鳳專政。災異寢甚。劉向以宗室遺老。遂上封事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然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

庭三家者以雍。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言而秦復存。

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

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樹生枝葉。扶疎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

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擾以政。皆罷之。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來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師丹諫變動政事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

奏議 卷一百八十八
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
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
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
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
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
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
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
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

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
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
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
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
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
世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
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
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解光論王根
王況大不敬
不道

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
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
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
貪邪賊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
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
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
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內至

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
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
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
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又為列侯侍中不思
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
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
至厚也今迺背恩忘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
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

鄭崇諫封傳

哀帝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

奏議

卷一百一十八

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鮑宣請黜董
賢傳商孫寵
息夫躬徵傳
喜何武師丹
孔光彭宣

哀帝時鮑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

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

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

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剝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

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而已。

申屠剛請徵
中山大后置

平帝時。申屠剛仕郡功曹。時王莽專政。朝多猜

之別宮召馮
衛二族親奉
宿衛

忌。遂陷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政。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

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繩綯。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茲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

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推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

奏請
卷之八
十五
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蔡茂請案理
外戚賓客

東漢光武時。蔡茂爲廣漢太守。時陰氏賓客。在廣漢郡界。多犯吏禁。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

第五倫請抑
損馬馱馬防

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奸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章帝初立。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司空第五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

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冀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

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織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

論杜篤不可
爲從事郎中

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早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請嚴勅竇憲等閉門自守

鄭弘請誅竇憲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元和三年。太尉鄭弘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眴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

刻死不忘志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為車騎將軍詔使者為憲第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侍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為之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

何敞諫為竇篤景起邸第

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

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受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市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忿然忘生。雖

奏請
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日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壞。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叅謀。聽順其意。成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樂恢請勿私諸舅

時樂恢爲尚書僕射。見憲兄弟放縱。亦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物大傷。君臣失

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張酺請赦竇壞

四年大將軍竇憲誅。河南張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遂得全。

翟酺請抑外
戚威權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閹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兼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

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

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
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
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
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
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
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
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
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
之尊，而無教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大平，其可
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
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
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
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
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
息，豐年可招矣。奏書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
之。

班昭請許鄧
騭乞身

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

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蠃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

袁著請抑損
梁冀

桓帝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

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頽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裴頠辭任門下事

晉武帝太康中，遷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俄

而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

庚亮請讓中書監

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東晉明帝卽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爲中書監。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

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
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
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
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
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
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敝其故何耶由姻媾之

私羣情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
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
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
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

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成帝時。蘇峻平。護軍將軍庾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展轉。便煩

請自投草澤

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道。義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

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孝不忠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

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韋雲起論柳述不堪為兵部尚書

隋文帝仁壽二年。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重要。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

魏徵諫杖薛
仁方

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其子爲干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卽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爲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太宗曰：誠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擅，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裴炎諫立武
氏七廟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中書令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

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

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爲后，贈后父玄真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賈虛已諫封
韋玄真爲上
洛王

玄宗開元中，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等

宋璟論葬王
仁皎宜準令
一品陪陵墳
四丈

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

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卽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

柳公權請遣郭取二女

文宗開成三年。以郭收爲邠寧節度使。上問柳

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卽日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九

吳郡張溥刪正

外戚

龐籍請謹法制以齊中外

宋仁宗天聖七年羣牧判官龐籍上奏略曰臣
 為開封府兵曹參軍見王世融歐本府客司軍
 將仇保法當贖銅特勅勒任且仇保京府一走
 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橫恣越法停
 官此國家用法至當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
 下制馭左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

奏議

卷一百八十九

人不畏乎。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宮掖之戚，
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令
窮究。臣竊惑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
彼輕，論屬則彼親而此疎。議罪則彼加法而此
貸刑，恐中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則同罪異
罰矣。因而寬之，是法憲廢矣。

景祐三年右司諫供諫職韓琦上奏

慶曆四年右司諫供諫職余靖上奏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郊上奏

皇祐元年郊又奏

三年郊出知漢州又奏

皇祐間知諫院錢彥達上奏

知諫院包拯上奏略曰：昭憲皇太后誕生祖宗，
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輩窮老纔有得一

節度使者。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

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

知政事才用為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

副使，李士衡以尚書左丞為三司使，以及陛下

奏議

韓琦請治楊
景宗乘驛歸
闕遠思廣第
之罪
余靖論張堯
佐不當提點
府界諸縣鎮

公事
何郊請禁親
命婦求內批
差遣非次恩
澤
何郊論與宗
室連姻臣僚
不得除授典
掌侍衛及樞
要之任
何郊請如李
用和之例富
貴張堯佐而
不假之以權
錢彥達論閣
門使李璋不
當除軍中職
名

包拯請罷張堯佐群牧制置使之命

之朝李維為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立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加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肇兄翁乎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若非內外協應蒙惑攘竊寧至此哉

包拯論張堯佐除授宣徽

拯又奏

南院使大下物議

拯又奏

包拯論張堯佐除命為過

御史中丞王舉正上奏

舉王舉正論張堯佐異恩當

舉正又奏

王舉正論張堯佐尚忝節

殿中丞同知禮院司馬光上奏

度名器

光又論李瑋知衛州狀略曰竊聞駙馬都尉李

司馬光請從

瑋出知衛州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

臺諫之言罷

氏歸瑋兄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

張堯佐超擢

遣外議無不怪愕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

司馬光請留

李瑋在京師

韋使之上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
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讟
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
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
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陛下宜且留瑋在
京師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
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
主縱恣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
可使李瑋獨蒙斥逐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
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范鎮論駙馬
都尉李瑋家

指使小底及
門下出入舉

人皆宜裁節

江休復請因

祿享大慶權

叙先后之家

子孫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
四年江休復上奏略曰臣竊見漢章帝詔曰四
時陵廟無人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此肅宗所
以發德音也今駿奔在廟者不過一二近戚至
於杜賀之家宋符之族興微紹絕未有聞焉唐
開元初除昭成皇后四從叔太子洗馬仍令檢
校本宗子弟此亦前代之令典也昭憲皇太后
誕育二聖為一代姜任今子弟失序宅宇蕩析

楊旼繳還李
珣等詞頭

唐旌直言尚猶贖第還付其家矧先后之近屬乎。

五年知制誥楊旼上奏曰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晦姚內斌守環慶與疆寇對壘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蓋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邊隅然後俾之遷授今李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有扞寇立功者復以何官賞之是以

不敢命詞

七年御史中丞王疇上奏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

神宗時知諫院楊繪上奏

哲宗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略曰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為美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

王疇論劉永年不當以章獻太后之故過推恩澤司馬光論皇太后既不許加曹佾使相皇后家亦不當施行恩澤楊繪論向傳範不當營廉車之命于東平之守彭汝礪論韓嘉彥不當逐

豐稷請戒飾
向宗回宗良

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敬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周之盛蓋始乎此。夫夫婦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慎。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為政在房闈矣。

竄張琳裴彥
臣等黜蔡京
於外

臣今外則唯聞向宗回宗良藉勢妄作。欺惑於人。內則唯聞張琳裴彥臣等。凶譖罔熾。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宮禁預政之言。中外喧傳。人誰不知。諫官陳瓘。不勝哀憤。獨先抗章。冀開悟二聖之心。臣愚欲乞戒飭外家。竄逐琳等。黜京於外。

陳次升論以
堆塚場賜益
在為宅不便

哲宗時。陳次升上奏略曰。皇后配儷宸極。母儀天下。賜父之第。孰曰不宜。然堆塚場密通宮禁。其方在東。其卦屬震。東方青龍之宅也。震長子

位也。常人家猶忌侵犯。況國家社稷之重乎。兼聖嗣未立。長子之位。臣庶居之。尤非所宜。熙寧間。欲就彼建東西府。日者言其不便。先帝罷之。今若賜孟在爲宅。則在之宅居其東。禁城居其西。以尊卑言之。則未順。以陰陽言之。則失宜。況祖宗以來。所賜戚里第。未有如此近者。亦防微杜漸之意也。

陳瓘論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宜爲預戒

徽宗卽位初。右正言陳瓘上奏略曰。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

亦如州縣之政。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如此則姦人鼓舞。良民咨嗟。亦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異乎。

右正言鄒浩上奏

大觀二年御史中丞吳執中上疏

高宗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侍讀衛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

鄒浩論向族子弟雖賢宜加覺察
吳執中請罷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衛膚敏論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非祖宗法

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

翰林學士汪藻上奏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

孝宗時左司諫陳良祐言

理宗時劉克莊進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愚民不分菽麥。若藩侯不爲撫養。朕斷不容。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故事。

汪藻論邢煥
孟忠厚書讀
行下指揮不
敢施行
廖剛論孟忠
厚以郡王出
守鎮江潘正
夫以駙馬都
尉除開府儀
同三司皆不
當
曹勛請追召
一二姻戚任
以散官使奉
朝請
陳良祐請維
持紀綱保全
戚晚

劉克莊進乾
德四年紹興
二十五年故
事

方詩

卷之二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

吳郡張洵溥刪正

寵倖

中堵嘉青鄒
通怠

漢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申屠
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以不肅

東方朔論董
偃有斬罪三

武帝元光五年上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
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游戲馳逐觀雞

長義

卷之二十九

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浮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

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王嘉賈延言
董賢等賜爵
宜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
郎明正其義

哀帝時，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謀逆，擢爲吏二千石。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王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

賜爵衆庶。匈奴或曰：賢貴，其餘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等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而止。

王嘉請節董賢之寵

時帝愛幸侍中董賢，至封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丞相王嘉因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

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于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斤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

奏言 卷之九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

奏議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願。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監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

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而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

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佑。奈何輕身肆意，不念

王閔諫戲言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哀帝時，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

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母將隆請收還武庫兵器

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視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楊震請速出阿母斷絕伯榮

東漢安帝建光元年，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至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

奏請
卷一百一十一
八
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畱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震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

論劉瓌不當襲護爵爲侯

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遣使者為阿母修第

安帝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震為太尉。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

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見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誹。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左雄諫封宋娥為山陽君。梁冀為襄邑侯。

順帝以乳母宋娥有議立功。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

奏議 卷之百九
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

論梁冀已讓
爵山陽君亦
宜辭封

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灾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皇甫規對策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姦重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賂。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召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收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楊秉請屏斥
侯覽等

桓帝時。太尉楊秉奏中常侍侯覽。貝瓊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

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
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
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
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
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
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
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庸可近乎。覽
宜亟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
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
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
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
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靈帝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
因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
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
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

呂強不受都鄉侯之封而上疏

奏議
卷之九
十五
侯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

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旣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起造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杆。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

考詩
卷二十九
十一
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煩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梁毗論楊素專權

隋文帝仁壽二年。大理卿梁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皆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

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

蕭至忠請勿以公器私恩

唐中宗景龍元年。蕭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齊齡言葛福順不宜與王毛仲爲婚

玄宗開元十九年。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婚。吏部侍

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姦。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

牟子才請罷吳子聰知閣事

宋理宗寶祐三年。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牟子才繳吳子聰閣門事。奏畧曰。閣門掌朝議之事。客省四方館掌四方賓客之事。是爲華要。禮均侍從。舊來多用戚畹世族。性行淑均者居之。今

天筆除授乃屬之吳子聰臣考子聰胄係既非戚畹又非世族特以宮媪族子夤緣姻婭冒得此職不厭公論甚矣昔隆興初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覲權知閣門事、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疊繳其命由是二人遂罷其後再除旋寢二人繼斥于外天下以是誦孝宗之明然二人者皆孝宗潛邸之舊非子聰比也望陛下以孝宗之法特降睿旨罷子聰知閣事是亦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之義

論吳子聰錄
黃未敢書行

子才又上奏

卷之二十九

吳郡張 溥刪正

近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求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燹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惑於君上外則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終

黃禾道書并
編其子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吳郡張 溥刪正
近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
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
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

管仲論左右
者國之社鼠
用事者國之
猛狗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吳郡張 溥刪正
近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
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
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

表義

卷之二百九十一

奏請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袁盎諫趙談
參乘

漢文帝出宦者趙談參乘。中郎袁盎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談。

蕭望之請罷
中書宦官

元帝初元中。以石顯爲中書令。委以政事。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張綱請割捐
左右以奉天

東漢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御史張綱常感
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
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纔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
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
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

虞詡案張防

驕之。而復害之。非重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
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司隸校
尉虞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
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
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輪左
校。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

奏請
卷一百一十一
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賊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

劉陶等訟朱穆之寃

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瓊璫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奏請
卷之九十一
天憲運掌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
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
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
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
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朱穆請罷省
宦官

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曰。案漢故事中
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
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
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

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
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
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
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
臣。庶黎甿蒙被聖化矣。

請罷遣闈人
爲常侍小黃
門

穆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
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
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

奏議 卷之九十一 五
以闈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
參政事。帝怒不應。

李膺破柱取
張朔

八年。以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
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
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
卽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爲魯
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
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戾之罪。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
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
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
扣頭泣曰。畏李校尉。

竇武諫考逮
李膺杜密等

桓帝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
事考逮。城門校尉竇武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
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
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
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

奏議 卷一百九十一
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

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畱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饗。

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
 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
 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
 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
 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
 不宜稱慶

審諫重罰
 成增刑
 黃浮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
 執犯法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考案其

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
 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
 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
 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
 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
 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
 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心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即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

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至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負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臣

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竇武請悉誅
廢宦官以清
朝廷

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臨朝。竇武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

請急誅侯覽
等

時陳蕃為太傅。志誅宦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璜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

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張鈞請斬十常侍

中平元年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

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傳燮請放靈讒佞

靈帝時傳燮為護軍司馬素疾中官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何晏請慎所
習

關豎弄權。忠臣不進。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
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
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
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目息。臣聞
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
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魏齊王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

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
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
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
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
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
未聞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疎
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
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
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奏議

卷之九十一

十一

陸抗請黜何
定

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
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
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
法。
吳烏程侯時，何定弄權，闡官預政，大將軍陸抗
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
書攸箴，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
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
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盡情節，猶

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
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
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
苦自立，資通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
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劉易劉敷陳
元達王延等
請免王沉等
官付有司定
罪

漢主劉聰時，羣闡用事，殺尚書王琰等，太宰劉
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
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

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蝨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

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

魏徵請杜絕
關豎之原

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

唐太宗時。關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魏徵進諫曰。關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

慮。爲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蕭復論宦官
不宜爲監軍

德宗時。蕭復上言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李絳崔羣言
元稹無罪

憲宗元和五年。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命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

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積先
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積
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
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
得知上不聽

唐憲宗言去
吐突承瓘輕
如一毛

六年出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上
問李絳曰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
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
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裴潏諫任宦
人爲館驛使

憲宗時任宦人爲館驛使恃恩倨傲宰相李吉甫
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左補闕裴潏
諫

李絳請辨宦
官姦狀

翰林學士李絳極論宦官權倖侵害政事構毀
忠政調惑聖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朕特置
已其何敢調惑構毀朕豈用其言哉絳對曰陛
下不信試取聖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爲惡
問之卽不顧事實好惡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
忠信所爲實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財利若趨

邪行賄者。雖事類踴躍。智如豺狼。而因便陳啟。悉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理等龔黃。因事中傷。謂為貪冒。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上曰。此等是朕奴。豈信其毀譖。如有此事。卿等一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希朕旨。

韋澳令狐絢各言誅宦官之策

宣宗大中八年。有敕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高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

孟昭圖極陳此司之害

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白衣緋已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絢謀。盡誅宦官。絢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僖宗時。黃頭將郭琪夜燒營。剽城邑。帝與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

義

卷三十九

十七

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全執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

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攷匿不奏。

孔緯面詰楊復恭

昭宗龍紀元年，宦者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韓偓論除宦
官之道

天復元年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
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
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
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
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
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
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
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
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

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
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
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
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
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
絲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
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
宋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奏曰臣竊聞
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

孫沔請勿重
走都知押班
立次

於典制。五局兼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閫之政。不使挾外庭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能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于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三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外干閣門。引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況內殿起居。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橫行。蓋因幹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號。遂欲改革品秩。僥冀寵榮。誰敢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透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闔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勲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望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

張方平論都
知押班既不
宜位在閣門
使之上豈容
復加奏蔭一
等
上官者論

知諫院張方平上奏

方平又上官者論曰。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闈人之職。止乎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出入時。啟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總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于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闈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

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幾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機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鈞黨。黎民弊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翻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超愴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閣門守禦。黃

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續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榮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賂，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爲林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于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遺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垂疑。內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強帥，鄉導全忠，本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

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曰。夫爲國者。不有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旣安。當其一統爲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密猷。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儉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

微慝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于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辟。危窘罄滅。勢不得長。嬖佞奸孽。旋亦夷殛。故上權之墜于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旣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

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矣。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疏

皇祐元年侍御史何郟上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歐陽脩論內官馬承用不可復勾當教坊何郟論過犯落職內臣不得進擬入內侍省都知等職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二

吳郡張溥刪正

近習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制誥胡宿上奏。畧曰。昔者葛懷敏先任入內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宮闈。嚮非宗廟社稷之重。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

胡宿封還葛懷敏內侍名職詞頭

孫抃論工守
忠不當克節
度使

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內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克外任，更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誠源遠之法也。望陛下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

五年，權御史中丞孫抃上奏畧曰：唐制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太宗朝

劉敞封還石
全彬除利州

觀察使克入
內侍省副
都知者詞頭

范鎮請遣還
石全彬誥敕

王繼恩平劔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忠勤蓋歲久，則富祿之安佚之，獎勵之可也。獨不當假大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至和元年，知制誥劉敞奏

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彬等緣溫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

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爲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彬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彬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爲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后之心，實由全彬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爲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爲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爲是，乞追還全彬誥敕，以塞衆議。

趙抃等論閭士良歷任賊

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等上奏

罪至徒不當
帶御器械

呂誨論劉保

臣王保寧鄧

保壽王世寧

不當無功進

秩

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畧曰竊見近
日除管幹御藥院入內供奉劉保臣王保寧鄧
保壽王世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中外駭聽臣
輒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
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
苑使入內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
既而有功授以內園使恩州刺史不知保臣等
立何勞効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暗轉無
名之例豈遺還成命特與平轉邊疆多事之際

恐因此內臣無功進秩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
鶴有乘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深誠也

請追寢劉保
臣等前命止
與平轉

五年誨又上奏曰臣伏聞寶元前諸閣分內品
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
外更請本閣料錢四時衣服又被三司折食價
錢冗費甚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御藥院
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效
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躐等謂之暗轉自內品供
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遙領刺史防團之任向

奏議
卷三十一
四
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暗轉。則俸祿隨而增洽。如此濫恩。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沿邊立顯功著効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祿。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業。豈特爲內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爲朝廷惜之。臣卽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廢。至當陛下卽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

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暗轉之例。自茲而始。暨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比司之弊。不聞剗革。奈何。復使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內省。遷擢誥敕。亦關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祿。植爲私恩。交結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弊寢久。陛下無由而知。蠹公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

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神人怒怨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保臣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爲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旨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閣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卽行減省及管幹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曆子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格卽時

與敘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暗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臣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寮陛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

司馬光論押班須年五十疏

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內臣奏

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

堯俞彈李允恭不合補孫永言爲入內黃門奏

司馬光論蘇
安靜年未五
十不當充內
侍省押班
包拯請佩服
真宗格訓裁
抑內臣
傅堯俞論進

用內臣勿從
中降旨
論李允恭不
當妄請其男
堯佐之子永
言爲入內黃
門

畧曰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庫副使堯
佐之子永言爲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子一
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不合薦
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事出非次
此命一行必有相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成法遂
廢大凡因事以啟僥倖爲易置防以限恩澤則
難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永言新命乞
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
敕亦望特行勘責

論李允恭公
違制敕朱穎
士徵求私狗
論李允恭事
復經王疇論
列宜依法行
遣
論張昇保庇
李允恭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畧曰臣近三狀論列李允恭朱穎
士等皆蒙畱中遂于今月初五日具劄子乞以
臣前狀并御史中丞王疇劄子付外尋於垂拱
殿進呈臣親奉德音不以臣言爲非樞密院輒
復不行衆謂李允恭嘗押張昇入樞密院視事
昇深德之力爲保庇仍風聞樞密院勘會李永
言係條貫前擡舉人數以此上惑聖聰且條貫

前私身甚衆。何獨永言。特被收採。權倖阿私。共壞成法。况陛下左右使令非一。其供奉勤勞。不當更有厚薄。非分之恩。獨行於允恭。今殿前都帥李璋內侍何誠用。俱以因緣內降。曾經勘責。已著之令。獨移於穎士。陛下知不忍於數人。而不知失天下均平之望。實爲陛下痛惜。

堯俞再乞追李允言恩。命奏畧曰。臣近具劄子。乞罷內侍押班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崇政殿進呈曰。蒙宣諭已行追奪。既而傳聞。有指揮不與。

請先奪李永言之官後議李允恭與樞密院之責

請受。及他人不得援例。臣雖至愚。實所未曉。豈有近倖恃恩。破條干法。天子俯從公議。許令追削。而樞密必循人情。曲爲庇護。此事浸行。害政非細。臣言不已。豈但爲月費數千錢哉。設百官有未合任子者。間或陳請。濫膺官賞。而臺臣諫列。相繼奏論。權罷俸給。可得已乎。今條格具存。允恭力能破之。方復區區使他人不得援例。何遽知後日無力如允恭者。臣未信其能守也。借能守之。是敕可破。而例不可援。於上下重輕之。

分得無悖哉。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曰。臣累狀乞追李允言恩澤。奪趙

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鄭貽緒者。將十數

年前事。援繼寵例。又勾當後苑。人言未已。倖進

相仍。事聞搢紳。莫不驚駭。因緣攀引。殊無已時。

豈有為法馭下。而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陛下

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置。而御史可以廢也。臣

非不知掇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下不

忤貴臣。可以無患害。而速富貴。恐臣今日所得

未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獨區區顧思。而不

能自己者也。張昇廢陛下之法。恃倖臣之援。茂

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者嘗任御史。歷知雜事。

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為

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等論張茂則劄

子

論李永言不
正典刑趙繼
寵遂妄覲差
遣
論朱穎士壞
條干法三事
請施行前事

司馬光等論
張茂則年方
四十八未可
即克內侍省

押班
論任守忠擅

取奉宸庫金
珠數萬兩獻

遺中宮宜明
正典刑

論任守忠教
中宮為不順

義
陷陛下為不

論任守忠大
罪有十一詆

諧諂諛二總
領差遣與奪

自恣三貪恹
納賂四妄行

威福五誣濮
王長子宗懿

為不孝六沮
壞建儲大策

七離間內外
八交構兩宮

九巧讒太后
十擅開寶藏

金珠以獻皇
后

論內臣差遣
不當並委都
知司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論任守忠疏

光又論任守忠疏

光又論任守忠第三疏

光論內侍差遣疏曰臣曷時上殿見陛下宣諭

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

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

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

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

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

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

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望陛下今後除內臣

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

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

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陛下親

加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

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

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

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

呂誨論任守
忠以奉宸庫
明珠三萬兩
黃金一萬兩
奉中官奸惡
當誅
司馬光請盡
罷寄資者令
補外官別擇
內供奉以下
樸直廉謹者
幹當御藥院

論內臣不當
令采訪外事
王中正不可
令幹當御藥
院

也。

侍御史呂誨上奏

神宗卽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中正
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畧曰：陛下前者盡罷
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無不頌德。
尋聞復畱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
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
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
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

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
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支，以欺誑
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

光又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狀曰：
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問以羣臣能否，臣
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
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
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
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

陳其有尸。祿倫安及挾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
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
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
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
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
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
聞王中正往陝西。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
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
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中

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
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輿金輦
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
退。兩府當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
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
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
况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
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
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

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望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

論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姦

光又論高居簡狀

回讒佞不可久處近職

光又論高居簡狀

請依祖宗舊制應幹當御

光又論曰。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

藥院官崇班以上者並令

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

出外其高居簡遠加竄逐

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

請送高居簡赴所司明治

至今未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

共罪

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

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

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

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

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

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

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

之階也。况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
 畱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
 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
 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
 臣誠慙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
 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
 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
 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閨闈小臣。罪惡盈
 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儆人。而尚足
 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
 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
 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辟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
 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

楊繪諫差王
 中正李舜舉
 王昭明往外

知諫院楊繪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狀
 曰。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
 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
 正於始也。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
 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睿業。實所謂善之於

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差幹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幹事，續又差幹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爲親近之職。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日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跡而行。陛下以此輩爲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爲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近又聞冬至節假

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爲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乞定著內臣員數，年未四十，不得入諸閨閣。狀曰：臣風聞日近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

孫覺因白茂先之事請嚴內臣限年出入之防

聞先帝時。後宮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聳
慄祇畏。在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嘗限年。年未四
十者。不得入諸閨閣。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
以年爲限。隔便使重爲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
一切減省。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
漸。亦宜及其未然。

九年。侍御史周尹等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畧
曰。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
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

周尹等請勿
襲開元故迹
忘天下之患

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
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
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
爲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
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
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
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
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

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備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

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獨不長念郤慮。為萬世計乎。

請寢李憲措
置熙河之命

尹等又論遣李憲狀畧曰。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

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
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
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天下之事。忽於其
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
後執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役
於憲。人習以爲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
然之效也。故臣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
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
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爲八九。世方乏
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攙搶擾攘之中。所
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
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
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
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怠功臣之
心。兆後世之患哉。

蔡承禧論藝
祖太宗裁抑
中人而成業
唐憲宗之崇
用奄尹而無
功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畧曰。藝祖之朝。中官不過給使。太宗使以黃衫
給事禁中。方是之時。四方可謂多事。而天下士

民罔不服從、以之興大統、傳後世、逮唐之晚、乃以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而侍從之官論奏不已、憲宗屈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擾一路爲難、以天下之力、治一小警爲至易、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遠而不從、理屈則雖近而不服、熙州小警、大不過覬幸朝廷之爵祿、歲時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劫掠本界倉廩牛馬、况封疆之臣所聚者一路之勇、所用者一路之智也、彼夙夜砥礪、欲以捐軀命而承

德音、乃使潛氣屏息、以順適奄尹之指令乎。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第三狀畧曰、陛下

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爲害政、

中人之柄兵、不可示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

其便敏能適於旨令歟、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

以在熙河曾經行伍之間乎、然而便敏似才、捷

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爲有功臣、請言便捷

之害於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

論李憲不合
充秦鳳路計
議措置邊事
論罷遣李憲

奏請
卷之九十二
十九
之深淺。一槩以束下爲能。旣居兩路經畧使之
間。則必以陛下之威氣。使兩路經畧使不敢議
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
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
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羣臣進見
以時。而憲以親侍陛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
右。莫如憲。其爲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
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邊防
有害。則陛下雖聖明。悉知之乎。憲之處熙河。謂

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徧
禪熙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
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故憲能累積以至
此。豈憲之必能然哉。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
總管。以爲可以任邊。以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
人。以爲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才武
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
以中人爲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
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中國乎。况今秦鳳

彭汝礪論宦
官之害

熙河之凋弊常俸自已難給而又一二十旨揮
之兵以食之鬼章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憲慮
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覲望聖慮特回德音以
慰安中外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奏曰臣昔者論不
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爲非是及李憲師出果
獲鬼章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紕矣臣之
言非以憲爲不足以成功其慮亦不在憲故臣
言自紕於疑猶信天下之事固有趣時而爲之

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今以周官觀
之考其數蓋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畧可見以今
觀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蓋古者因民之有是
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
爲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
其身廢絕其類至踰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
人之道也古人惟酒漿醢醢司服守祧而已其
它莫與焉今以一道之權與之此非先王以義
制事之意也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爲

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
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俛首
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
之利。陛下以是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人之勢，
其心如何。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
洮西閩蜀，其最繫議論者，惟濬川之役。今日之
役，最爲大者，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
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也。且彼
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

窺覷玩弄，藉蹈士大夫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陛下試取漢唐以來宦官之事觀之，亦
足以知矣。自古人君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
則士大夫之言爲不足信，亦莫之聽也。及其禍
亂並作，本末顛沛，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自古
及今，蓋非一二也。惟陛下爲宗社計之，不勝幸
甚。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陳衍採訪外
事狀曰：臣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

梁燾論陳衍
不遜

衍近來頗自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遜。臣以謂
 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
 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廢弛。豈可
 使闒尹賤隸。上玷聰明。若此人言為可信。有傷
 聖德。漸不可長。

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宦官
 劄子畧曰。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
 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
 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

范祖禹請悉
 追罷險用內
 臣指揮未到
 者別典差遣
 已入者復授
 外官

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
 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
 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
 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
 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
 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
 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
 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

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弘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

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

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

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棧。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

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微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三

吳郡張溥刪正

近習

陳次升論裴
彥臣大不敬
當明正典刑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彥臣疏畧曰：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閣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內臣裴彥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僕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禮。昔漢唐之間，闡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彥臣悖悍如此，豈可

請治裴彥臣
御前高聲之

罪

請正劉瑗典

刑

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

次升又奏

次升論劉瑗疏畧曰。昔晉文公爲公子。過曹衛。鄭三國之君皆不爲禮焉。及文公旣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悖悍陵驚之迹。猶朝夕親。而領方藥之政。臣未嘗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英宗之立。非內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

逐。交構百端。幾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脩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觀瑗前日之迹。陛下之立。豈瑗所欲。旣懷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它耶。

次升又奏畧曰。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誣奏都監干乞畱親事官。及扃鑰府門過爲防守。顯有凌驚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爲本府管勾

論劉瑗當早
正典刑

奏言
卷一百九十三
官知之尤爲至詳。輒敢陵驚，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爲其有勞也。瑗怒其恩不自已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留，是誣新奏以欺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啟閉，自有時限。瑗乃揭榜府第，過爲扃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悖不忠所事如此，宜卽誅夷。今陛下入承大統，廼厚授恩施，寘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瑗昔爲宮僚之舊，不忍加誅，亦當以社稷爲念，斷以大義，不可循以私恩。

請蚤正李備
典刑

次升論內侍李備疏曰：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啓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占役使，非有它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寮之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况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乎。御藥李備輒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求耳。今陛下續承祖宗之業，位乎天

請誅李侗

位豈侖所欲。侖猶領職禁中。給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蓋防患於未然。慮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况侖凌侮之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宮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

次升又奏

左司諫江公望乞遠便嬖疏

江公望論便嬖近習不擇之害論防城所不當用奄人提舉

欽宗靖康元年。邇英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奄人。狀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用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

奏議

卷之九十三

三

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阜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蹈也。使氣焰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又上疏畧曰。梁平嘗爲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爲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

繕寫五代史
宦官傳進呈

邪。李穀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姦欺侵蠹。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尅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所之類。並不經由三省。外議亦以爲皆宦官爲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於天下。所繫豈小哉。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乏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邵成章輩。人或稱之以爲稍賢於

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
詔令可也。蓋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觀
望。陰以爲肘腋腹心之託。內外相應。馴致禍災。
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
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
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
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
僖昭宗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

陳公輔諫用
盧公喬王若
冲邵成章之
徒

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
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
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
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
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
足。而橫恩濫賞。覃及闔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
弄威權。恣爲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
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誼譁。遂逞積
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

奏言
卷二百九十三
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間暇。間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

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爲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巖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爲重。

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許翰請察漢唐宦官之禍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漢唐之季。世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家法。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奸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爲讒諂導諛險詖之辭。奏囂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

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翫。以導之。喜忿。對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嘖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於是。太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爲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雋。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比司本兵。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

奏議 卷一百九十三
之禍而帷闥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溫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比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譴呼若天尊之使比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而朱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

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爲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說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宦寺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

康成以爲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

李光請斥逐譚稹梁方平

李光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曰。臣歷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區區諸侯之師。使奄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師乎。自童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憂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稹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喪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傅墨卿王寓等提領。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從官。况虜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聞。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

請籍梁師成家貲以正刑典

光論梁師成劄子曰。虜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爲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寮。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爲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

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爲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內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夷。方陛下踐祚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偃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搖。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

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刑典因以風厲
黨類庶有懲革

鄧肅請明正
陳良弼典刑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疏畧曰臣於初十日侍
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
何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
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跣未嘗
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
爾驕僭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
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

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
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
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
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
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瀾漫一時之功
不可闕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
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
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
是理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

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

趙元鎮乞抑內侍奏

趙元鎮論言
官張致遠論
列士大夫陰
結內侍蒙詔
論立法禁止
此事正直絕
去本根
李椿論裁制
宦官之道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宦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蓋中門之禁女宮之戒審門閭謹房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觀熙寧五年詔書節文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

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之德不惜加等推恩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

卽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年有中
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官刑之室。宦
官之家皆有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
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德。臣慮陛下
所未聞也。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
不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
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
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康之禍。建炎間。王
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兇。逆軍

士求康履。殺之。併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轍
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旣毀。性情柔忍。猜
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
衆所不容。所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
以資相高。享用過厚。水陸厭飫。侵漁百姓。興建
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
惡。以致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
神聖在上。宦者雖漸盛。人雖畏之。未甚惡也。於
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於極。則永無前日之患。

於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願出於聖斷。官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并保乳入之。俟平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許也。卽聽進外官以爲後。以絕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謂良爲闇寺也。闇者止

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

趙汝愚請解
罷陳源添差
兩浙西路馬
步軍副總管
職事

秘書少監趙汝愚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畧曰。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爲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

楊萬里論竊
權之最難防
者惟近習
呂祖儉論外
廷情實固宜
致察內廷姦
欺尤當深防

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
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畧曰外廷

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

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

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

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益難知彼

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激外廷之欲論

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

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

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

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

以為公恃君子以為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廼

嬖近瞽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

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

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

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

喬行簡請勿
私徇小人
平子才請去
董宋臣以慰
在廷之臣學
校之士
論閣長李忠
輔罪宜屏斥
不當止降兩
官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喬行簡上疏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

押班奏

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成周之制

闈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昇以

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

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

又何以禁其長禍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

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

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為任不使之

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臣自

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領中

外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

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

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

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愈烈帥漕兩司妄生

羅織甚者窺覘中訶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見

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旨揮內轄以三年為

任立爲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爲惡耶？且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爲監矣。比者城中鬱攸，旣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

一掃而空之。雖宋臣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柙之憂，倘陛下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

金哀宗時，近侍干預朝政，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斜卯愛實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

斜卯愛實論
使令之人不
可預社稷大
計

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四

吳郡張溥刪正

封禪

管仲論古者受命然後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

奏議

卷之二百九十四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時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

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祚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張純請以二月東巡狩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之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

趙熹請登封
告成

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太尉趙熹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脩復宗廟，救萬性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

李充等請封
禪

中元元年，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李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

奏議

卷三十四

四

蔣濟請封禪

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
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
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
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大史公曰主上有聖
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
山梁之石無以顯帝道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
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辟猶人子對厥所
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
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
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
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徃古其優衍豐隆無所
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於江海
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
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
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

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衛瓘等請勒封東嶽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上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捲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魏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

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沌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群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蹙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鳥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

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
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
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
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漢之陰，日南北戶莫
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
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
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
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勸
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
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
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
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
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
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
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
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尅定盛月，須五府上議，
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
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

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
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
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
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
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魏
魏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
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
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
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
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江夏王義恭
請封禪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
義恭上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
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茂記於竹帛者
焉。可單書紹乾。雖建徽號。流風聲。被綵管。自無
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
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
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
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

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
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
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
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
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
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
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慙焉，
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
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
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
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
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
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獻武
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州，鳳翔九
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
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盭，天
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
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

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離氣降霽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德於殿薨。連理合榦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頰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掞塗之揭。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瘞二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閭。使啟關。謁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勲淺。鑿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有司請封禪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鴻光委緒。

歇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綿。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微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恕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

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邁泰運，景望震疑，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元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

川丘夙禮、網維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

缺

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

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靈皇王嶽、

擗藻、缺漢并角卽音、栖翔禁禦、衮甲霜味、翾舞

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

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

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

淵禁、山輿竚衡、雲鵲竦翼、海鯨泳流、江茅吐蔭、

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色以待禮、

豈非神總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缺泉淳芳、

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竒麗古、該潤

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徃初、德耀炎昊、升文

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擗振聲號、而道謙稱

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

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衆之野、獻八

代之駟、交木之鄉、莫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

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微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牲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賞祭賓容，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門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洒路，霞疑生門，烟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

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辯明訓誥。

許懋論封禪
非盛德之事

梁武帝天監八年，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

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王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王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樊孝謙論升中紀號必待太平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秀州長史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

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表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

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州而池江漢。復恐迎風從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

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唐太宗不許封禪

唐太宗貞觀初。群臣表請封禪。上曰。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魏徵論封禪勞百姓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旣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旣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論封禪不可

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羣臣又稱述功德。以爲時不

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帝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盡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藿菘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

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與人之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爲壇於泰山下，祀昊天

房玄齡魏徵
楊師道上封
禪議

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爲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

丈四面爲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爲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爲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羣神遂著于禮。

裴守真論射牲事不可行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七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與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

施敬本論下
士至祀天神
非禮

助教施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閔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儉。况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

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孰悉其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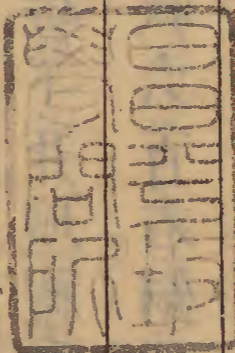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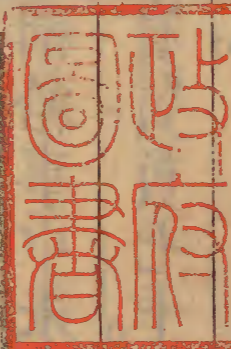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

賀知章論玉牒之文

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故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孫堪上封禪書一篇

宋太祖時孫堪上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四終



